

## 一毫子睇電視的日子

過來人



翻開香港發展史，港人要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才有機會享受到電視廣播的娛樂。包括最早期的麗的電視（亞洲電視前身）黑白頻道廣播，直至一九六七年，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正式成立，為香港的電視廣播歷史寫下了新篇章。

還記得在上世六十年代初期，電視機是一種奢侈品，部分有能力的家庭在購置電視機之後，就把它珍而重之地放在家中最安全的地方，為了不讓小孩子隨意開啓電視，因此當年的電視機大部分都配備一個大木箱，部分更有四隻腳，儼如客廳中的重要擺設。為了保障孩子更專注學業，部分電視機更設有捲簾式大門以便上鎖，家中什麼時候看電視，家長擁有絕對話事權。

由於並非每個家庭都能夠有能力購買一部電視，所以鄰家小孩要看電視的時候，都會擠到擁有電視機的家庭，有時十多二十個小孩堆在一起，令晚飯後的鄰舍生活平添幾分熱鬧。鑒於爭看電視的小朋友越來越多，有家長便索性在家中設置木梳仔，向要看電視的孩子收取每位一毫子的入場費，慢慢更發展成爲一種風氣，連街邊的小商店、涼茶舖也爭相效法，付費看電視的，就不再局限於小朋友了。後來，當時的港英政府眼見電視節目大受歡迎，於是嘗試在部分公園設置公眾電視，讓市民於茶餘飯後都能夠隨時觀看到電視節目。

一九六七年以後，電視發展趨向蓬勃，電視機的售價亦越來越廉宜，並且開始出現彩色信號廣播，令更多家庭添置電視機，付款看電視的情景就走向式微。

踏入七十年代，電視廣播業可以說是香港的全盛時期，除了前文提及的麗的電視和無線電視之外，還加入了佳藝電視進行競爭。直接受惠的，當然是普羅大眾，因為節目內容更加豐富，有更多選擇，同時受惠的，還有電視藝員，在三台互相角力的情況下，身價自然水漲船高，皆大歡喜也！



新年的時候送給法國朋友一套掛門上的春聯和「福」字，解釋給他們聽爲什麼福字要倒着掛，還說了一些關於過年的傳統習俗。作爲「禮尚往來」，他們也興致勃勃地告訴了我一系列法國人所認可的「匪夷所思」的習俗。

我們中國人把「福」字倒貼在門上，預示着福到了。法國人也往門上掛東西，他們掛的，是鐵質馬蹄，而且也是倒着掛。鐵質馬蹄會帶來好運驅走惡魔的傳說，來自於早在石器時期留傳的關於惡魔害怕鐵的故事，而在古代鐵匠也有着崇高的地位，出自鐵匠之手的馬蹄是幸運的象徵。在歐洲，法國不是唯一掛馬蹄的國家，而與很多其他國家不一樣的是，法國人會把鐵蹄倒掛起來。倒掛起來的原因是，他們相信馬蹄的U字形狀可以把好運裝得滿滿的。

## 法式「迷信」

小雪

關於好運，相當能自娛自樂的法國人把踩到狗屎也當作一種幸運的預示，還特別指定，一定要是左腳踩到狗屎。說不定這是法國人如此能夠容忍大街上總是時不時地有「幸運」出現的原因。

和所有的西方國家一樣，法國人認爲十三是不幸運的數字。日曆裏如果十三號在周五被稱作爲黑色星期五，有些大樓沒有十三層，有些大街沒有十三號。連朋友同事聚會，如果是十三位，餐廳服務員也會多拿來一個雞蛋佔一個座位，象徵第十四位客人。這是來自聖經故事《最後的晚餐》，如果是十三位，其中一定會有一位「背叛者」。

關於火柴和蠟燭，法國民間也有着各種各樣的傳說和習俗。比如說，永遠用火柴或者打火機點燃教堂裏的蠟燭，而不是從已經點燃的別的蠟燭上「借火」；也不能用蠟燭的火焰點燃香煙；同一根火柴不能點三根煙。因爲他們認爲這些做

法都會帶來厄運，是不吉利的象徵。

去朋友家作客的時候要注意送禮物不能送刀，因爲刀象徵着會切斷「友誼」。喝酒時如果「碰杯」，在碰杯的那一刻一定要和碰杯的人有眼神交流，否則會有不好的運氣，整整七年！

除了這些來自民間傳說或者宗教故事裏的習俗，有些法國人還固執地相信一些不知從何而來的莫名其妙的習慣。比如說，太太不能繫着皮帶爲先生熨燙內衣，否則先生便會胃痛；搬家的時候第一件搬進新家的傢具必須是圓桌，才會幸福和睦；新年的時候穿戴有圓點的衣服會帶來一整年的好運；黑貓走過的路徑永遠不要橫穿而過；麵包不能反着放；看到貓頭鷹說明會生女孩兒……

對於這些習俗，平日散漫的法國人有時候會變得認真起來。看他們一本正經說起這些傳說的樣子，才發現法國人的優雅也可以如此可愛。

## 啊，金絲楠木

白頭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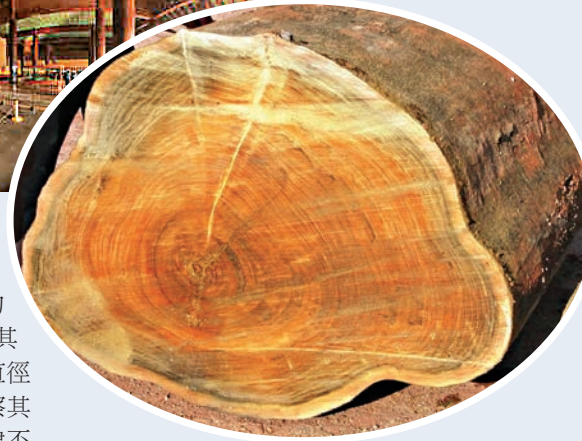


◀朱棣的長陵享殿被恩殿爲唯一倖存的金絲楠木之王者殿

資料圖片

▼金絲楠木多生長於深山野林

資料圖片



寬闊，全靠那些皇皇然、森森然的通天皇柱支撐。走進祿恩殿，靜然若深山，悄然若森林，皇皇之氣油然而生，大殿之前的十二根皇木皆通天筆直的金絲楠木大柱，其壽多在三五百年；中間的四根支柱，柱頭直徑皆三尺三，通高七丈。據說當年朱棣來視察其享殿時，有大臣奏曰，可否塗金繪龍？朱棣不愧皇帝，說柱上自有金何需再塗金？柱上自有金絲龍紋，何需再繪龍？

金絲楠木被清乾隆皇帝讚譽爲「天地至美」。金絲楠木隱跡於深山老林之中，彷彿神龍見首不見尾。清王朝以後的「細木匠」，引以爲自豪的就是一生「動」沒「動」過「神木」？萬千木匠一生甚至未見過金絲楠木。

找金絲楠木是奉旨而行，其名爲「探龍」，它不同於東北採參，誰有本事誰想去誰去，私下無旨去「探龍」，輕則拿下，重則判斬。皇家的神物動不得。

金絲楠木行中有句老話：入山千人，出山三百。那時條件極艱苦，自己要背上糧食，風餐露宿，頂風冒雨，最可怕的是疾病，得病以後，領隊的官員就讓病者自己走回去，免得傳染整支「探龍」隊伍，得病者往往未回歸，已然病餓而死，一路上白骨爲標，最可怕的是整支「探龍」隊伍中蔓延傳染病，其結果是整支數百人的隊伍，只見人進去，再無人出來，留下一村一莊的孤兒寡母。人言之，「龍」不好探，會故意設置九九八十一難，過得了此難，也難過彼難。「探龍隊」出發前，所有家屬都披麻帶孝，悲痛如同真出殯，圖得是悲盡有喜，苦盡甜來，驚動「神龍」，讓「神龍」高

抬貴手，放他們一道。送殯的「響器」班子，要跟着探龍隊整整走三天，吹奏三天，三天過後，生死有命，那景那情比打仗上前線還悲還苦還淒涼還苦澀，當然隊伍最前面也抬着一道黃裱聖旨，奉旨探龍。打仗還能當逃兵，探龍連逃兵也逃不得，一人違旨，全家乃至全族受害。

金絲楠木都在深山野林，蛇獸盤踞，毒霧毒蟲毒草毒花皆致人命，因爲只有在那些地方，金絲楠木才得以生長幾百年。

幾百年齡的金絲楠木，高聳入雲，如萬軍叢中的一柄帥旗。神奇的是在這棵金絲楠木樹的樹基處是一片綠茵茵的蔥綠苔蘚，樹的兩三人高以下，也爬滿了翠綠翠綠的苔蘚，總有數枝靈芝長在其中。再往上看，則是金閃閃、光燦燦的筆直樹幹。金絲楠木樹上無蟲無洞，甚至連密林中最高獵人最令人生畏的毒蟲毒蚊飛蠅也避之遠避。一旦發現，隨行官員趕忙從懷中掏出一卷黃綢帶給樹圍上，把抄有聖旨的官文立在其下，衆人皆伏地叩頭，一磕就是九頭。然後圍坐在樹幹周圍，合掌念經，方覺清幽幽，高高峻峻之間，陣陣楠木之香撲鼻而來，所有人幾乎皆爲香所醉，爲香所泣，皆哭，皆大哭，其哭中何止有言萬千？（上）

## 巴爾蒂斯和他的《黃金歲月》

劉淑萍



被畢加索稱爲「二十世紀最偉大畫家」的巴爾蒂斯與畢加索的畫風迥然不同，前者的畫常常散發出一種古典氣息，是具象的繪畫風格，而畢加索的繪畫則是抽象，有着立體的瘋狂和晦澀。但這並不妨礙畢加索對巴爾蒂斯作出公正的評價和肯定。

其實這些我並不太懂，但是在身爲設計師的朋友家裏看到了巴爾蒂斯的一張油畫《黃金歲月》，被上面那個旁若無人躺在沙發上持鏡自照的美麗少女所打動，朋友便給我講了這幅畫作及作者的生平故事。

仔細看這幅畫，身着短裙的少女斜躺着，一隻手垂下，另一隻手拿着帶把的橢圓形鏡子對着自己的臉在照，頭有點歪，眼睛是斜着觀看，眼神看不清是專注還是飄忽，是欣喜還是淡定，但絕對是閒適和雅靜的。垂下的右手將衣褶的領部斜帶到右肩以下，以致露出了半個肩膀；右腿順着沙發的一邊也垂下，腳跟點地，與右手呈接近平行之勢，左腿卻彎曲立起，腳跟平放在沙發邊上。女孩的左斜前方有一個大壁爐，裏面燃燒着旺火，斜背對着她的地方有一個男人在往壁爐裏添柴。整個畫面的主色調是黃色，只有沙發布和地毯是淡暗綠色，女孩的衣裙、光着上身男人的背影及窗簾都是黃色的。

這的確是女孩的「黃金歲月」，屋子裏有燃燒着旺火的壁爐，應該很暖和。我在想，這是冬天還是春天？抑或是夏天？不，不是夏天，否則不會燒壁爐，如果是冬天，少女又只穿着短裙。故而春天的可能性較大？一九三四年的春天，那時沒有空調，只有烤火，這有點像今人中的貴族和藝人，哪怕再冷，也只穿夏裝，盡顯曲線，美麗無掛礙。畫布中的女孩青春年少，身材苗條，如花似玉，可愛迷人，她注視着自己，觀者注視着她。少女斜躺的姿勢有點放浪形骸，觀者又不免犯到憂天，擔心那個壁爐前的男人若回過頭來，豈不是一眼就可窺探到少女那掀起的衣裙和裸露的胸肩？!但沒關係，巴爾蒂斯的這幅畫的確有色欲的成分，但它並不誇張，不隱晦也不粗俗，就是那麼的具象，女孩也許幻想，也許天真，也許無知，但她是隨意、放鬆和自由的，給讀者以回味和想像。

巴爾蒂斯包括《黃金歲月》在內的關於年輕女孩的畫作，在評論家的眼裏，一直都有着爭議，有人認爲這些繪畫洋溢着性暗示，也有人對他的藝術才華和想像力讚不絕口。

巴爾蒂斯的父親是藝術史家，母親是畫家。他一九〇八年出生於巴黎的這個波蘭貴族家庭，但他遠離了二十世紀的思想和時尚，畢生追求一種跨越時代的理想典範，故而他的作品沒有打上時代的烙印。由於他堅持寫實的風格，曾受到前衛藝術家的排擠和冷落。但到五十年代以後，他的作品還是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同。他先在歐美一些重要藝術博物館舉辦了畫展，後來又到日本和中國舉辦畫展，法國政府授予他「國家藝術大獎」，日本頒發他「國際藝術獎」，他還會獲得瑞士「榮譽公民」稱號。二〇〇〇年二月十八日，九十二歲高齡的畫家去世，他被譽爲「二十世紀最後的巨匠」。

巴爾蒂斯在成長的過程中得到了母親男友如親生父親一樣的關愛、賞識和培養，戰爭年代，他的父母因故分居，母親巴拉提妮帶着兩個兒子移居瑞士，與舊知、奧地利大詩人里爾克產生了熱烈的愛情，這段感情一直持續到詩人生命的最後一刻。里爾克對女友的兩個兒子視如己出，恩寵有加，曾經因爲巴爾蒂斯地理考試不及格，前往學校指責校方「出題太難，無視兒童的心理接受能力」。以後巴爾蒂斯的整個學習繪畫都得到了他的鼓勵和支持。

受爭議



資料圖片



最近大熱的手遊，我想非旅行青蛙莫屬了，這個成功地掀起了一波跟着青蛙去旅途的浪潮。但在我看來，還是跟着電影或者電視劇去旅遊更有意思一些。自然而然地，英國成爲了我這個英劇迷在冬季假期裏的首選，而倫敦應該就是所有英劇愛情情仇的集合所在吧。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喜歡看英劇，那麼你應該也會又跟我一樣的看法——假如沒有倫敦，英劇的光輝會大打折扣。和紐約、巴黎、東京一樣，倫敦承載了太多故事裏的愛情情仇、人性善惡。它是大都市，也是歌舞場，權利的遊戲與金錢的陰謀都在這裏展開；它是小確幸，也是吉祥鎮，甜美的愛情與安詳的小日子也都在這裏上演。

《神探夏洛克》中，倫敦在車窗投影中若隱若現；《哈利波特》中國王十字車站的九又四分之三站台，爲倫敦打開了一扇通往魔法世界的神秘大門；《王牌特工》（《Kingsman》）讓倫敦Mayfair區的古典考究與奢華盡收眼底；《國王的演講》帶來了皇家教堂與宮殿的驚鴻一瞥；《諾丁山》中透過波托貝洛市場看到的倫敦又充滿了

安詳與愜意。穿越熒幕，在紅色巴士與黑色的士的來往穿行中，倫敦不斷地刷新着它的面孔，一同刷新的，還有觀衆心中的倫敦印象。

來倫敦之前，熒幕中的倫敦，總給我一種灰色調的印象，散發着一種性冷淡風格的孤傲氣質——是當下正流行的高級灰。冬天，失去葉子的樹枝形態各異地伸展着，險些要碰到空中隨風流動的雲。倫敦人總是穿着深色的長大衣，剪裁考究，身板筆直，在潮乎乎的地面上匆匆而行。倫敦似乎天生有一種冷峻的氣質，有點壓抑，有點陰沉。於是這裏發生的故事也總是帶着幾分神秘色彩。陰謀、犯罪、金錢與權力，是這裏永恆的話題。

《V字仇殺隊》中最有「倫敦味兒」的議會大廈與大笨鐘鐘樓；《神探夏洛克》中皮卡迪里廣場（Piccadilly Circus）穿梭的車流；《007大破天幕殺機》特拉法廣場（Trafalgar Square）上空飄揚的米字旗，彷彿平和的表象下，總是暗流湧動。倫敦就是用這樣神秘冷峻的氣質吸引着人們的好奇與憧憬。

然而現在熒幕中的灰暗色調與半個多世紀前霧都倫敦的灰暗又大爲不同。空氣是乾淨的，風是清新的。《神探夏洛克》中，當卷福邁着大長腿在倫敦街頭疾行時，風拂過他的捲髮，拉扯着

陳楚

他那一千三百五十英鎊羊絨大衣的衣角，我似乎能感受到倫敦清冷的風；《London Spy》中Alex沿着泰晤士河晨跑時，他與灰蒙蒙的河光天色彷彿要融爲一體，而我彷彿能呼吸到倫敦潮濕乾淨的空氣。隨便打開一部以十九世紀的倫敦爲背景影片，同樣是灰暗色調，這個城市卻是被籠罩在污染、陰暗、貧窮與骯髒之下。無論是二〇〇一年《來自地獄》中倫敦東區的白教堂，還是二〇〇五年的《霧都孤兒》中的貧民窟，這樣的倫敦危機四伏，險象環生，很難與現在這個高級的大都市相提並論。

在倫敦，每一個街邊的長椅都好比一個影院的座位，坐在那裏，看雲捲雲舒，人來人往，眼前的倫敦就像是一部電影。這些木質長椅本身並不起眼，但如果仔細看去，會發現其中的很多都刻着字，很多是緬懷逝去的愛人、朋友。就像《諾丁山》中那個刻着愛情誓言的長椅「For June Who Loved This Garden. From Joseph Who Always Sat Beside Her.」這樣的椅子並不只存在於影片的浪漫之中，電影之外，每個人都可以是生活的主人公。

這是一個陽光溫暖的午後，我打開電腦，寫下倫敦霧都裏的美好，這美好裏總有這麼一個長椅，那麼一對愛人相互依偎。